

丰富又实惠 市民挤爆快报年货大街



油面筋一上午卖掉500袋
快报记者 唐伟超 摄

快过年了，上周六快报欢乐社区行活动来到了锁金村社区广场，除了邀请蒋老师教大家一套驱寒保健操外，热闹的年货大街也开张了！皮肚、香肚、油面筋、草鸡蛋、大米、红枣……让大家挑花了眼。

快报·欢乐社区行

年货大街 油面筋最受欢迎

皮肚、香肚、油面筋、草鸡蛋、大米、红枣，年货大街上的年货可谓是琳琅满目、目不暇接，还免费接受试吃，这可乐坏了忙着置办年货的居民们。一时间社区广场上人头攒动，每个年货展台前都挤满了人，大伙盯着年货包装袋左瞧右看。“我家要买两斤枣。”“我家要买皮肚，回家做火锅。”有大妈干脆拿着大塑料口袋来选购。

要问“年货大街”上什么卖得最好，那非油面筋莫属。几十个面筋装成一袋，才卖一块五。大爷大妈们一看有这等好事，还有些怀疑质量，小老板马上剪开一袋，拿起一个就咬了

一口：“你看，我这个油面筋空口直接吃，很好的。”几个大妈一拥而上，纷纷尝了起来，引得路人一阵好奇：“油面筋还能这么个吃法？”

刘阿姨一下买了20袋，装在一个大塑料袋里拖着走，问她打算做啥，她的花样多了去了：“烧青菜啊，面筋塞肉啊，烧火锅啊，都能吃！”她颇有经验地说，“油面筋里面不能太实，否则太老，也不能太空，要不然一下锅就缩了。”

大爷大妈们买了当做年货，年轻人也凑热闹，“吃麻辣烫，5毛钱才能吃2个，这个太划算了。”一个小姐说着就拿了10袋。眼看生意这么红火，小老板眉开眼笑，“一个上午就卖掉了500袋！”

驱寒保健操

冬天再也不怕冷

9点不到，现场已有早早等待“拜师”的市民。家住丹凤街的沈女士和先生一大早坐车来到锁金村，“我是特意来学这个拉筋操的，又能活络筋骨又能驱寒，我看预告就心动啦！”

一到现场，大家发现老师蒋莉一身运动服，身披一个薄外套，都非常惊讶，“穿这么少不冷啊？”她笑呵呵地跟大家解释，早上出门前，已做了一套拉筋操，现在全身还暖烘烘的呢。一位大妈拉起蒋老师的的手，“哟，还真热乎！”大家一听，顿时来了兴趣，立马都跟着站队，摩拳擦掌。一会儿工夫，老师的身后多了几十名徒弟。两手拎满年货的刘奶奶也加入进来。只见她微微眯起眼睛，身子跟着音乐微微摇晃，无奈手上东西太多，做不起来。她决定索性先回家

一趟，“老师您教慢点！我把东送回去马上就来！”不一会儿，刘奶奶果然如约而至，还特意换上了一身轻巧的棉袄。

随着《高山流水》的悠扬音乐，大家跟着老师，时而双手合十举过头顶，时而一招白鹤亮翅。8岁的小鹏是现场最小的学生，本是跟着奶奶来修小家电，结果兴致勃勃地学起了操作，等奶奶电器修好了都不肯走。只见他先左右观察大人们的动作，然后便依样画葫芦模仿起来。每做一个伸胳膊抬腿的动作，嘴里还配合着喃喃自语，“哈！嘿！”“你这是做操还是打拳呢？”惹得周围人哈哈大笑。

两节操下来，效果还真明显，大家陆续摘下了围巾、帽子，甚至有的老大爷连外套都想脱了，“像刚喝了热汤，汗都出来了！”沈女士也一脸惊喜，“我一到冬天就手脚冰凉的，今后冬天再也不怕冷啦！”

做了一上午操，大家都出了不少汗。不过也有人提出，刚刚学会还不熟练，万一回家忘了可怎么办？记者提醒大家：想继续学这套拉筋操的，可以到蒋老师所在的琐金三村“韩先林志愿者工作室”免费学习。

快报便民网

炖锅修好，老太太送橘子

便民网的小家电免费维修照常红火。记者观察发现，随着天气变冷，越来越多的炖锅、电饭煲成了维修的主角。家住锁金四村的黄老太太已经是《现代快报》6年的老读者了。眼下冬天常炖些汤喝，可家里的紫砂电炖锅偏偏闹起“罢工”，经常跳闸。“当初花了两百块，这

才用到第二个冬天就不行了，舍不得扔，看看能不能修吧。”

工作人员检查了电路板，原来是电路出了点小问题，经过一番拆换和焊接，就恢复了正常运转，全过程只花了五六分钟。眼看紫砂锅修好了，老人高兴得一个劲儿夸，“便民网技术好态度也好，就是花钱我也愿意！”

既然不收钱，黄老太太硬是往工作人员手里塞了一个橘子，转身就走。工作人员表示舍不得吃：“这可是居民们的肯定，可有成就感呐！”这次活动中，便民网为居民们总共修好了30来件小家电。

法律咨询

两次婚姻，遗产怎么分

“我丈夫刚去世，他跟前妻所生的儿子对他不孝顺，现在却要来分遗产。我可以向法院要求剥夺他的继承权吗？”

吴女士说，十几年前，丈夫曾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，并与前妻育有一子；自己是第二任妻子，生有一对儿女。几个月前，刘先生突然病重，住院多时也没有好转，遗嘱也没立就去世了，留下几处住宅等家产。而在期间，他与前妻所生的儿子表现得非常淡漠，没怎么来看望过。可就在刘先生去世后，对方却频频要求分割家产。吴女士觉得，对方提出的金额要求所占比例太高，同时他也没有充分尽到子女应尽的赡养义务，这些都让吴女士不满，现在双方已打算对簿公堂。

“前妻之子的继承权无法剥夺。”同创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裴森辉、钱锦斌表示，根据婚姻法和继承法的相关规定，婚生子女享有继承权。但如果

有证据可以证明对方没有完全履行子女的赡养义务，则吴女士可以向法院主张适当少分。

“至于对方要求继承的财产比例过高，吴女士则不必太过担忧，这个继承比例同样有法可依。”律师解释说，既然没有立下遗嘱，那么首先刘先生所有家产的一半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，划属于现任配偶吴女士；剩下的一半才是刘先生遗产的范畴，这将由刘先生的三个子女与吴女士四人平均分割。也就是说，前妻之子的继承比例最高为所有家产的八分之一，多出部分法院将不予支持。

健康咨询

排卵期小腹疼别紧张

市民汪小姐有些担心地询问，“我经期没有什么反应，但是经期之前的排卵期小腹会疼，有问题么？”

解放军454医院的汪医生解释，排卵性腹痛属于一种生理性腹痛，是由于妇女的卵巢在排卵时，卵泡破裂以及排卵后卵泡液对腹膜的刺激所引起的，通常妇女体内的两个卵巢是轮流进行排卵的，每月排卵一次，所以腹痛也是周期性地每月发生一次，往往是左、右下腹交替出现疼痛。不过汪医生请汪小姐别太担心：“大约持续半天至一天左右便会自行缓解，不用紧张。”不过，汪医生也指出，对于排卵性腹痛严重者，可服用些止痛药品以缓解疼痛。另外妇科炎症，如盆腔炎、子宫内膜炎等，以及肠道疾病都可以引起腹痛，要注意鉴别。

见习记者 沈晓伟 王凡
快报记者 钟晓敏 赵丹丹

逃离不幸婚姻，心里却割舍不下

倾诉人:李文燕
34岁 鼓楼区

我是一个命苦的女人，遇到两段不幸的婚姻。我曾经绝望地逃离，却发现心里还有难以割舍的东西。现在我究竟要不要回去？我真的很迷茫。



他总是为小事打我

我的老家在溧水农村。从小我就没有感受过家庭的温暖，父母脾气暴躁，一点小事情我做得不对就会冲我发火。比如我忘记收衣服，他们拿起棍子就打我。在家的那些年，我就没过上一天安生日子。加上受母亲遗传，我脸上有些雀斑，这让我非常自卑。

长到17岁，我跟着乡亲们去镇上做工，认识了林风。他是个泥瓦匠，家里很穷，我心想像我这样没什么条件的人能找着他这样的就不错了，就跟他说：“你带我走，我不想再在那个家待下去了！”

在我20岁的时候，我嫁给了他。可是婚后我立刻发现自己跌入了一个深渊。他的脾气非常暴躁，我刚结婚不怎么会做饭，他把饭碗往桌上一扔，开口就骂，情急的时候还会动手。我们的生活过得很快，连买盐的钱都要赊账。

两年后我为他生了一个儿子。有一天，儿子一直哭，估计是肚子生虫了。那时候村里人都会买打虫药给孩子吃，我让林风去问我婆婆借钱买，他偏不肯去。

我反复催了几次，他来火了，拿起盛水的瓢就朝我眼睛砸来。就因为这样的小事，一年他就快要

打我几次。

一次暴打让我险些丧命

那几年，家里的农活都是我一个人干，他接到活就干，要么就游手好闲。有一阵子，我因为过度劳累牙齿发炎，脸肿得像个馒头。我疼痛难忍，一天早晨就在床上多睡了会。林风那天正要出去做工，看见我还躺在床上就对我吼：“你怎么还不起来？”我心里想，我病成这样他一点也不知道心疼我，就故意不理他。谁知道他来火了，又吼了一声：“你不睬老子！”他连续说了三遍，我忍无可忍，回了他一句嘴。他抡起拳头就朝我的肚子捶……

开始，我只是有一点点疼痛，几分钟后我疼得跪倒在了地上。林风这时候也有些傻眼，拼命拖我，我却站不起来。他慌忙找了村里的面包车送我上医院。一路上我一声没吭，泪水都咽进了肚子里。

他下手太狠了，伤到了脾脏。躺在病床上，我听见医生跟林风说：“赶紧筹钱做手术，钱筹不来，就等着办后事。”后来我弟弟也闻讯赶来，最后还是他求了四家人凑来了1950块钱，医生才同意手术。林风凑齐2000块钱赶到的时候，我已经被推进手术室。

那一次的事情过后，父亲就希望我离婚，但是我没有动这念头。那时候孩子才5岁，我不想让他没有一个完整的家。林风也在病床前向我检讨，我原谅了他。

可是好景不长，在我回家养病的日子，他又一次“发作”，只因为我把家里腌的一坛泡椒分给了邻居几碗。他举起坛子就想砸我，还叫嚣着：

“你以为我不敢打你？看我不打死你！”虽然他没有动手，可是我心如死灰。

我成功逃脱了“魔掌”

终于，有一天晚上，我决定逃跑。那天上午，又因为一件小事，他对我骂道：“晚上回家小心你一层皮！”这话就像一句咒语一样在我耳边盘旋。

我背着一个包裹一直在山路上跑，不断地回头，生怕林风发现我不在追上来。我跑到村里的小河边准备坐船，可是一个船家都不在。我又失魂落魄地跑到镇上，跳上一辆车就走。我身上带的200块钱是结婚几年来自己偷偷攒下来的。

我跟着那辆车到了南京，通过介绍所在二桥附近一家饭店做洗碗工。老板对我很好，让我在店里吃住，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。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，要挣钱请律师帮我离婚！

后来我跟着一个亲戚一起去了常州，找了份在塑料厂烧饭的工作，一个月挣800块钱。两年后，我成功离婚。我同意把儿子判给林风，跟着我也是吃苦，跟着他爸爸好歹有个家，我一次性付清了4000块钱抚养费。

不久后，我一个亲戚帮我又介绍了一个人。他叫张平，老家是溧阳农村，也在常州打工。几次见面，我对他的并没有太多好感，但是发现他是个老实人，性格非常内向，他不抽烟不喝酒。张平家的人催得紧，我心想二婚也不能有太高的要求，也就答应了结婚，那年我30岁。

第二次婚姻又让我身陷苦海

我辞去了常州的工作，带

着回归家庭生活的憧憬跟着张平回到了他老家。我们过了三个月平静的日子，我满心欢喜，心想终于找到了幸福。

可是时间一长，我发现张平又爱抽烟又爱喝酒，原来他以前在我面前都是伪装的！一天晚饭时，他忽然嘴里就骂骂咧咧，还说了句脏话。我说了他一句，他立刻起身掐住了我的脖子。我吓住了，心里一凉，往事在眼前浮现。我感叹命运不该如此对我，也责怪自己怎么这么不会看人，可是事已至此，日子还得照过。

一年后，我们有了一个女儿。后来我们一起去镇上打工，在那里租了房子。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，他上工回来，明明吃过饭，却故意找茬说：“你冷锅冷灶的，不给老子弄饭吃，想饿死我啊？”我解释了一句，他拿起手边的电扇就想砸我的头，还念叨着：“我早就想揍你了。”

我顿时悲从中来，一句话都没有再说。我又一次选择了逃跑，打电话叫了个亲戚送我到南京，在夫子庙一家饭店里做服务员。这期间，张平一直打电话来求我回去，还带着女儿上门来劝我。我起初有些犹豫，后来因为上次遭打处旧伤复发，只得在年底时回家看病。

肠子被诊断出了问题，公婆出了一万块钱医药费，我一直在家休养。张平爱上了赌博，经常一百两百地输。有一天他回来要钱，我躺着休息时听见他抱怨了一句：“你是想把我们家给整垮！”这句话太伤我了，我下定决心：这一次走，我一定不会再回来！

快过年了，我该回家吗？

今年9月份，我又一次到

了南京，找了一份月收入1000块的工作，生活过得还不错。可是我非常想念女儿，每天都要跟她通一次电话。张平趁机跟我求饶，不断地说很多动人的话：“失去了才懂得珍惜，我现在真的懂了。”“只要你这次再回家来，我一定会万分地珍惜我们的感情。”

这些话，我是有些相信的，因为他从来没有说过。平心而论，张平比林风强多了。这几个月，我也会常常念起他的好，老是想起有一年我过生日的时候，他一大早就亲手烧了糖水鸡蛋，然后端到我的床边。还有，每次我在家干活的时候，他经常会帮我洗碗。他在电话里说的话，虽然是假惺惺的，可这话我也爱听。如果他真的改，我们一家三口还是可以过得很好的。

我也想过离婚，可是一个儿子我已经丢了，我舍不得再丢下女儿。而且，如果离婚了，我再找一个就一定能幸福么？

眼看就要过年了，如果我回家，就代表着愿意跟他继续过下去。我必须很快作出决定，我究竟要不要回家再给我们彼此一个机会？

(文中人物皆为化名)

见习记者 王凡

征集“南京人的情感故事”

如果你有难以忘怀的情感经历，无论是亲情、友情还是爱情，我们都将聆听你的倾诉。可以投稿也可提供线索。热线:025-84783552(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以后)

信箱:kminsheng@126.com; 论坛:www.js.cn·论坛·都市杂谈·都市情感